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目錄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自象山爲陽儒陰釋之學朱子終身力排之是非

明白炳如日星後數百年而有王伯安乘吾道無
人之際竊金溪之狂禪以惑亂天下之耳目至詆
朱子爲洪水猛獸晚年定論之作顛倒彌縫尤爲
陰譎羅整菴陳清瀾亦嘗極力辨之而本領不足
所見猶粗無以攻其堅而擣其焰後此講學諸儒
未嘗不號宗朱而究其底裏總無能出良知之精
蘊蓋陸氏之言復盈天下而朱子之學之不明也
久矣先生當否塞之後慨然以斯道爲已任於諸
儒語錄佛老家言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
書信之最篤好之最深病夫世之溺於異學而不
知所返也故其教人大要以格物窮理辨別是非

為先以為姚江之說不息紫陽之道不著又以為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眞得紫陽之是是以四方來學者問難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含糊假借又以為欲使斯道復明舍此幾箇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是以晚年黙勘文字發明章句集註無復剩義而凡說之不合於朱子者辨析毫芒不使稍混天下讀其書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其復見所謂廓如者乎而不幸先生已即世矣錠自甲寅歲受業於先生之門於先生之書尋繹蓋亦有年而未有以得其要領自先生之亾嘗欲撥其

大要編爲一書俾夫窮鄉晚進有志之士便於觀覽而未之敢也近睹坊間有四書語錄之刻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語而混入之者有妄意增刪遂至文氣不相聯貫者有議論緊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載無黨述評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評語爲先生語者種種謬戾不可悉數鏦竊懼夫後之學者昧其源流而以爲先生之書眞如此其爲惑誤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編爲講義一書間與同學蔡大章雲就嚴鴻逵庚臣董采載臣及先生嗣子葆中無黨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閱月而後成讀者誠由是書以求朱子之書則孔孟之道可得而

復明矣門人陳鋐謹識旹

康熙丙寅立冬後四日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一

門人陳鏦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大學一

經一章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有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睹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彎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叛至此大亂之道也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指爲學之學乃古昔敎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曾子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宮補典故也

知有朱子小學之敎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

除却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

有謂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明明德是存此心新民是推此心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先生曰大學

無重心義以其本天也蓋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卽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卽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有謂明德是心之體先生曰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有謂明德新民是爲己爲人之學先生曰云成己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様夾雜不得

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有謂止至善爲成終之學先生曰止至善兼始終不專

終也

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重知故下文急接知止

淩渝安先生講聖經至第二節淮不請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此節單提重知一邊其意如何淩先生曰聖人須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爲支離遺外而求內自立直捷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眞知其心自以爲定靜而愈見猖狂故急於此單提知止爲入門下手之要即中

庸告君誠身必先明善也朵舉似先生曰凌先生之言切矣賢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爲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巳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吃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

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領內不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帖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畢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脚故知行並列也

此節講者多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

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口卽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止說竟謂知止卽艮止之止無思無爲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卽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惑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隆萬以後講此節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異說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

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淸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卽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淸虛便以爲止便以爲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

識至善而的係狂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處耳故予謂此節止字必要靠實至善說至善必要靠實明新說方有著落

此節只完得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只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出爲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卽止至善工夫如下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一知卽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憑空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卽在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

所止之序章句煞自分明所謂到處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地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功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耳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功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源去路縱說煞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便似忽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了畢名爲遡章句實不知章句爲何語也

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連知止都無工夫忽然摸著鼻子也知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

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爲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至善

之有定也知止是說曉得極頭處不是識得箇路徑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處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

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知得緊要關頭此比上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

慮字直從知止貫來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又研幾審處耳

每見旁觀籌畫甚能而當局多謬迷舛錯者只坐不安

非不能慮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則思力憧擾便不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

自知止至慮只就知邊說

定靜安慮得只一知止便到雖一知止便到然知得兩邊境界却別

有謂定靜安慮是心學相因之妙先生曰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爲學之物無以心爲學者惟釋氏本心以心爲盡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况定主志向靜主心安主所處慮主事此數

句兼身心事物在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物皆心所爲如此則四書無一章不可說是心學又不止此數句矣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曉得箇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進爲者卽下八條目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講章以爲兼行說夢囈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故見知字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功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

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全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點畫為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此節總為上文示箇下手次序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字正對學者而言

本末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后來要直捷反成鶻突虛謬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真異端怕分則所合亦儱侗而無用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真實故曰惟精惟一異端最怕分別必掃一切而後見本

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眞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勘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約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敎人之法悖拔更甚則又妄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后亦然

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卽心之所發知卽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工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爲三也

正心誠意致知予最憎講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授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蒙知而知足糾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當頑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邏者捉尉也欲使主人合邏尉擊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摶搭厮鬧相似有此大學否

心兼動靜言

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零星發動之端猶中庸之

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

或云誠是嚴於思慮未起之先卽居敬意先生曰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

有謂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先生曰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卽裏話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有謂意歸於一則誠先生曰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臨卒前三日改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

有謂制其心則意不起空其心則意無不善此皆至精之道而聖人不為者以有為之業皆發於其意耳先生曰豈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為者可見其以至精歸異端而以世務權用之粗者歸聖道得不謂之悖哉又曰自白沙陽明以後之講學者其所見道之粗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空寂不動而精者又不可用人經世以奉二氏而恭之只得以粗者自居而又粉飾以內外異用之術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意何正何誠不若一棒一喝之為直捷了當耳

看正心傳有所忿懥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誠必先致只恐誠其所不當誠

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誠不
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
白則發念自然眞實眞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
察此又是愼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爲認差此
義故講愼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誤作發
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監制他亦非謂
初發之意必善繼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爲知也
致知是平日閒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
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曾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

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使虛僞間雜乃所謂愼獨獨即意之實境愼即誠之緊嚴處即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爲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愼獨爲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愼獨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眞知即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

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
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
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即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
驗熟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
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
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
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
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
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
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
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爲知則知反在意

後矣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粗則支離紛擾精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正學之知正相悖所謂無生忍也

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一大截實貫到底不單粘意也

傳習錄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

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為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為善去惡亦只是誘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

乎若以本體爲無善無惡必將并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不辨也或云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此大學漸臻之事也若以頓詣者言則身心意知總一至善無惡之物而已矣其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愼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

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敎之分卽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詣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授舜反不如陽明之授利根乎

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爲人心之同猶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爲仁之至以不慮爲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其良致知正以不恃其良爲致三字牽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爲宗旨彼自指其所爲知旣

非曾子格致之知亦并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有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此說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識自然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句已早喫陽明痛棒了也旣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喫他痛棒

以致知爲下手而復以良知爲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爲調和之說此一種謬見極多不知格物者致之

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現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可不可卽以此爲全體也如以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

格致之說異流聚訟其有得者總無出乎程子前後十六條之所有自餘悖亂支遁皆竊野狐之遺涎自誑以爲醍醐而識者但覺其腥穢耳

格物之義或問集程子之說九條內外精粗工程次第已無所不備陽明自謂會用朱子說格亭前竹子七日致疾此是陽明謬爲此說以非聖誣民耳朱子答陳齊仲書云爲格物之學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

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然則陽明格竹正朱子之所斥摘者何反以不狂爲狂乎

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物事也原兼事物言人但作物件之物看正犯朱子辨一草一木之非而伯安誤以竹子致病也

有謂未有物先有知此生人同具之知也先生曰有則俱有無知先於物之理

有謂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先生曰如此說便成兩件矣事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何須合也或問程子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實

只舍外便截內不是兩事

知與物致與格是拆不開事故不言先而言在看下節云物格而后知至則層次未嘗不明有謂以內爲本而以外廣之餐之則格物在致知之末矣

有謂學者有所欲於本原之地則雖廣博之事可以遊行而無礙先生曰如此則格物當爲八條目之末務即近來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胡說

邪說止是懸空到用處便成兩截

異端之知與用處不合管知識老講師作為定顛倒只是不循理反要去理障

有謂蒙之象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而上九之爻詞曰擊蒙利禦寇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使非捍禦外物淸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又安知其不謬也先生曰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正為不曾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為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為土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為宗是也有自以為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

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誨皆猖狂傲悍日騖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謬害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捍禦不謬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蒙卦彖辭主小學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爻辭原戒治蒙者但克治其外誘不可攻伐太過反爲之害耳與格物致知意毫無交涉如此說經眞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今人於程朱格物之說未嘗觀其津涯所謂用力之地次第工程及涵養本原之功與夫辨別狥外爲人之弊皆有所未曉宜乎爲邪說塗其耳目而不以爲非

也誠能尋取或問章句之涯涯則彼之所云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皆拋閃支離不成說話正其所謂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襲附於告子義外之說而不自知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禍烈於洪水猛獸者可即以此歸之矣

第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從則近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陳大段使之知此近道

此節解來似上節之效驗者非也先從總是工夫次第

有上一層纔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

要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

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既字可得而字語脈朗然也

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

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

毋混看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后

只作急口疊文其爲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

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

字正而后眞精神也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

即格爲至此一箇而后比下六箇而后較輕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是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飾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指也因致知

此傳此理少發明耳

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至否亦難見意誠而心未正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百出亦不見誠之妙也心正而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未充也

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連家而不連國與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

之極故治平二傳皆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節及孟獻子二節自見七而后終始之義已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未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爲本

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人類而言看自以至於四字天子庶人中間大有人在不單講兩頭人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末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爲已任則同末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待異日及天下而後見

其本亦非為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

此不是責重天子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無此責重但舉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壹是皆以猶萬物一太極物各一太極也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德為新民之本世無有己而無物之人則亦無但明明德而不新民之人此因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並說故提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一人

不有此責任不當爲有天下者言也時講每歸重天

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爲本失其旨矣

本字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末有室家者亦必有所與

之人所及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

付此人物者即新民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

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爲本故無一人可以不

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理雖闊大

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然

所以不同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

側重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別

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淵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覬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得詭異耳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采地治邑者不消說矣蓋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新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正爲齊家是末治大同處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就上文八條目中間拈出修身爲本故時解每將上下七條目比擬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可與家國天下對說

李見羅提唱此節爲宗似於諸異說中較切近矣及細考其說固仍不離乎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牽合知止因提止修二字作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正之修也

大學二 傳首章至傳七章

傳首章釋明明德

天命二字看中庸首句便分明在人曰性曰明德在天曰命曰明命只是一件因地頭分名目耳經傳中命字有從理言者有從氣數言者即天字亦然非謂有二天二命也猶之只一心耳而虞廷分人心道心必如是說此一件纔眞實圓滿也惟佛家最怪此說則曰支離曰兩橛究竟他也不怪支離兩橛總怪這一箇理字耳看楞嚴惟識圓覺等語眞是支離他除却理字說天說命只有這形象氣數耳故說天命到極

精妙只是一無然終不柰這形象氣數何遂爲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說以亂之却極淺鄙易破即禪子亦心知其不然遁以爲寓言故佛家於天命上截則空無下截則粗陋其黠者借粗陋說空無借空無說粗陋以求渾一不知眞成兩橛也

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爲帝王所同要的確是堯之克明須從峻字見得

傳二章釋新民

苟日新對未新而言也日日新又日新承已新而言也本只兩項章句甚明

朱子歎今之學者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

重此是自新之切實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

別處又字是打斷字眼此却是連串字眼別處又字是從新字眼此却是仍舊字眼究之又字自是打斷重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舊耳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當革也

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

嘗一日行於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遂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爲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汙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汙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爲萬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

極即至善也用即止也無所不兼自新新民也用極又在自新新民上逼進一步非泥講明新也

自新新民引古證義已盡第恐後世自已放低了說如謂漢唐之盛卽可當三代及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之類迎合時王自流入於功利之卑汚而不知反謂聖人之新民不過如是擡高後世帝王猶可言也遂使三代新民之道終古不復行於天地之間不可言也傳者逆知此弊故於此特下用其極義見不到至啻未可謂之新民

統大人之學言故曰新民要之聖人自一身以外天地萬物事理云爲無非分內大學總以民字該之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帝王與匹夫共此道理共此責任止此說箇新民則民字中品類恐有所不盡

而無治民之位者若可闕此義矣故於結末下無所不用其極何包羅甚廣見無事不在裏無人不在裏也

或云末節只拈上文與皆自明何同余以爲不然皆自明何原只一意此却兼自新新民二意又隱然有新民本於自新意正自不同

或謂新字從明德說方於極字有會此言不然極即至善意明新皆有之乃至極之極非會極歸極之極故不可以明爲新極也

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爲主中正

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極無形象憑人指名千蹊萬徑任心造理有何不得卽謂漢唐便是至善也由他說但將天命原頭一忖則多去不得故聖賢言道必本於天極從天起下面自不歪作

聖人新民之極三代後惟朱子得之耳觀其與陳呂辨論可見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尚是虛虛指點到第三節明指个止至善榜樣而其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

五止皆從敬止分出

道理在文王身上看却不是文王底道理

仁敬孝慈信即是至善或云若作至善存可勝觴矣是將至善另作一物看為陷了靜黑廝子也止於仁尚非至善則亦不可名仁矣此說能誤人故正之

仁敬孝慈信固為至善然天下有許多仁敬孝慈信其中大小淺深分數不同不可不謂之善而非其至也必如文王之止乃為至善要人從文王身上體會出自家至善不即以仁敬孝慈信虛義即為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為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

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
止爲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敬孝慈
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至善也明
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淡長思
矣
至善有定理而止無定式如仁爲君道之善而必如文
之爲君乃止善之至也
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從仁來故不論是非若君臣朋友
二倫却從義生義則專論是非是而義合則爲君臣
朋友非而義離則引退義絕則可爲寇讐故曰父子
主恩君臣主敬明乎敬之義則文王夷齊龍比皆敬

也武王亦敬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不可謂天下無不是之君上但人臣一身生殺惟君不可以私怨而生懟叛之心此昌黎二句之不朽於古今也若其大義所在則天降下民一節此理巍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亦天經地義如此非我一人得而徇心逆天也如謂事君亦如事父連是非都抹殺則非止敬之道矣

五者目之大推類以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然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盡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五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

第三節言止第四節言所以止

顧麟士云第四節釋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論極謬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本屬語辭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雜定解況語何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緡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其謬總在釋詩二字大學原以詩釋經初無釋詩之意今以為釋詩豈不反客作主哉此等議論誤人不小須知此是就詩句上指出這道理活潑潑地豈但衛武不足當即詩言又豈足盡哉

本傳是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有日新不已之妙方是明明德者止於至善之學修非泛然學修之可當也

恂慄威儀註云德容表裏之盛則作求止若功固來而做成效看者亦偏也用力只在學修然必至表裏如此方是功夫足處

俗多以上二句爲工夫下二句爲功效非也恂慄威儀工夫到此方足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卽至善至字也

或以四者分配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不知自修兼誠正修恂慄兼心意安分不得故章句或問都無此說

有斐君子是渾成贊詞自切磋琢磨至瑟僴赫喧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斐雖止訓文貌然所謂有斐乃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循之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云爾非指其僅爲文貌工夫僅成文貌風采也故有斐二字中包舉上八句在內即盛德至善亦只就上八句指其實有如此時解淺看了有斐二字又從詩人言外補出道理則不但詩人有缺欠連大學也須坐箇扶同矣

明明德至民不能忘新民至沒世不忘方見至善全節精神都注在兩結句

此與下節皆從頌美中見其止善其所以皆不忘正其

善之至也主意全在末二句故後註云此二節詠歎
淫泆其味深長
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此四句是從賢親二句推原說本言非獨一
時民不能忘後世愈久而不能忘方見新民之極功
乃所謂至善也
由天下後世被澤久遠原想前王新民之止至善但釋
詩人咏歎不忘之言而其理自得君子賢其賢兩句
亦是極形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民之止至善
却在諸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者也
有謂本節重在後世上講以發新民止至善意先生曰

不是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蓋新民之止至善前王一向如此只是愈久不忘正見其善之至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念也

惟至善爲人心所同故前王萬世不忘

注中前王所以新民者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內

或云此即申上文民不能忘意不可說是新民之止於至善親賢樂利是盛德至善中事其說極謬上文不能忘指自修明明德事即淇澳之詩何嘗一語及治人乎學修恂慄威儀乃盛德至善中事與親賢樂利無干此節不忘指治人新民事前王指文武已與上文君子各樣上文君子詩人指武公傳者借來却空

說不必實其人也此節前王詩與傳同指周先王實有其人其事安可與上節混做一片乎上節詩中有切磋諸義故釋以證明明德之事此節詩詞無事實語故補親賢樂利以見新民之事條理井然可觀而必欲混之此萬曆間講章立意悖註自以爲高而實不通文理之說也

傳四章釋本末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卽指孔子從上文吾字來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使無訟大畏民志又緊釋不

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關合著我之明德旣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

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看即訟看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最有隱約指點之妙

此字指夫子之言本者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即一聽訟而可悟必歸於明德此謂知本也大畏民志雖是本然只在聽訟上說此一事之本也到此謂知本句則已點明凡事總一本即此可見乃萬事之本也

使無訟是新民之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卽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耳本只是一箇本

只知字活

聽訟是新民中一事使無訟中便有明明德在末不一末本只一本卽此可悟

凡本必一而末必分本必同而末必異聽訟之末末中之一也明明德而畏民志以使無訟凡爲末之本一也本只此一事末不止聽訟也無訟亦不是本使無訟之故乃本耳

其末散爲萬事本則一也萬事各有本而推之只此本故無本外之末就萬事中任舉一端來看無不合者

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家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

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亭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

石經稜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為説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傳六章釋誠意

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

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悞入致知傳矣且下節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

不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傳中事此傳不及耳但就人所知善惡如當

下之當好當惡是非未嘗不明就此明處發爲好惡之意便當盡其好惡之力所謂誠意也然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肯認眞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卽謂之幾此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生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時加省察不使自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誠矣書理大段如此後儒看慎獨二字疆界不淸遂使全章蒙障

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爲自欺去欺之

法在愼獨非愼獨即誠意也人看獨字蒙混竟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

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乃實用其力處似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

自欺只是發得不足做得不盡處便是不必說到後來掩覆也

實用其力四字是誠字了義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今人以意覆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到此方盡有一分不如處便是一分自欺其中又有多少等第在

好惡便是意毋自欺而必自慊便是誠但欺慊分界處其後相懸其初甚微他人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故謂之獨獨卽自也不曰自而曰獨指分界之時地而言乃誠意之緊要處非心意間別有一物名之曰獨也若心意間別有獨體則誠意之上又增出一條目矣

好惡意也實其好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愼獨是誠意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愼獨卽誠意也

好惡是意實用其力如好色惡臭是誠稍有不實用力處卽爲自欺而不誠此五句是釋誠意正義但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在閒居人不見處此是自欺之根須自已於此覺察而加謹焉此之爲愼獨此是誠意緊要關頭指示人下手不可以獨混意以愼混誠也看註中然其實與不實句用然字轉不一直說落細體會自明矣

末句緊承自欺自慊說來意發而實則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此所謂獨也故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中裏非註中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謂既知善惡

矣乃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眞發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勇此間發處幾微不眞不勇下稍便成擀著然其發念不眞不勇之時他人不見自已未有不見者從此審愼致眞致勇則意無不實矣

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爲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愼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

愼獨乃傳發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

如好惡即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力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即至平天下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只是誠意直貫到底故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爲此也依經文本義說誠字但當體會實用其力四字講若慎獨則又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有所未盡人不見處不實用力此屬於獨即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獨只是自靜而動之交接關頭誠無爲幾善惡善惡之來雜從幾中生即其有所未盡不實用力

便是惡之萌蘖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戰兢意誠則實行其舍而已兩義不同獨非意也慎非誠也後儒不明經傳之旨於誠意外添出慎獨工夫固不是誤認慎獨即誠意亦不是存養省察緊然有此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在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平對兩事也自俗學離而為二與其學又欲混而為一以彼為直捷以此為支離後人求其說而不可通於是有以慎獨即致知者有以意為心之所存者有以獨為本體者此真所謂支離耳其惑誤又不知

何所底也但平心觀之於文義已不通又何論其是
非耶
論學而流於邪慝只是求直捷害之格致誠正修分明
五節必強求其一則似身心意知可併而物不可併
故陽明以爲善去惡爲格物不知此止是誠意工夫
是欲廢格致而先廢誠意也後來又以意爲心所存
主卽是獨獨則又欲廢誠意而先廢正心矣大都異
說根源只是一物所謂佛法無多子而借聖賢言語
改名換姓以欺人正僧杲傳授張子韶書云左右既
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說向士
大夫接引後學正是此法其所謂致知慎獨皆致其

所知愼其所獨非吾所謂致知愼獨也學者須明辨
之

閒居即獨也爲不善即不愼獨也

閒居便是獨揜著時亦是獨

病痛全在閒居一何厭然一何正見其知不絕處故止
云是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孟子指點人亦
多在此處令人猛省然須有多少學問功夫前有格
物知纔盡後有誠意知纔實良知家亦竊此意作指
點卻更無須格物誠意幾何不認賊作子乎蓋厭然
謂之幾希未盡則可謂之本無闕欠不可也

有謂小人慕君子之容故厭然先生曰君子之容小人

所最惡詐官慕者良知家極詆禮法端方之士以爲
僞僞者誠有之然畢竟世間小人狂肆無禮者多而
貌爲莊敬者少自有良知之教小人并不須厭然矣
如見非真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卽小人厭然
處見人之見如此真無微不獻無地可容
看來近世小人揜著之情狀又與古小人不同一則因
天下真君子少足以售其欺遂謂古小人所以如見
敗露只是術不工無博辨堅僻作用以濟之耳於是
於揜著上講究益精此一種也一則大家一般人爾
知我見看世間所稱人宗道長其底裏不過如此因
疑古之君子或亦不過如此因并疑天地間道理原

不過如此益信得生之謂性無善無惡氣即是理等說真聖人心傳打破此關頭頭是道滿街都是聖人更不消揀著此一種學術行而小人之無忌憚益甚矣

世間僞作有道行徑未有不敗露者只是天下多其曹輩相羅護甚則敗露亦無礙耳

此謂二字緊承上文說誠字只訓實字人都有做實德之誠自說不去反生枝節獨字只說人所不見之地後來講學者欲標此作宗旨於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牽入其玄渺之說并下節都墮鬼窟

獨字只對人而言後來說人心體便是援儒入墨家言

非聖賢之所謂獨也

此謂語氣緊接上文原是虛說兼君子小人在內小人閒居爲不善實有諸中則如見肺肝形於外君子愼獨毋欺實有諸中則心廣體胖形於外小人中無善故欲著而不能君子中無不善故雖指視自嚴而無揜著如見之狀兩邊對勘自明後來誤認誠字以爲小人安得能誠中故必欲就君子善一邊說不知此誠字只當實字與中庸至誠誠者之誠不同也

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辨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便看得分曉

上文兩個愼獨第二節正指獨字令人於此處用力獨

只是對衆之稱對人之稱即上文自字已字閒居字耳上節掩著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已獨處原自揜不得衆人所指視即在乎此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於此處不放鬆則誠無不誠矣只是誠意中緊要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是心意中又有件東西喚做獨也自嘉隆以後講學諸公借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入深微其理從此惑亂不明矣

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此節正言爲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則謬蓋十手十目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之君子當下意中

摸出景象也

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不謂慎獨中乃有此形象也

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慎也

有云十目所視二句是找足閒居爲不善節詠嘆文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必不廣體不胖矣又有云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須主小人說先生曰上文此謂三句已將君子慎獨找足閒居節又何須從新詠歎小人乎以

嚴爲愼此意之所以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校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有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愼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愼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苦也小人自苦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蓋吾儒本天釋氏本心

本天者知性以盡心以至善無惡為極故知天命而常存敬畏本心者信心自天即心為性以無善無惡為極故不知天命而不畏其所畏却正是一箇嚴字

一念之實一事之成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濶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己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候在

明道耆言詩只用虛字點綴便使人有所感發朱子取其意以傳詩自謂無毫髮憾其註富潤屋兩句亦用

此法只著則能字矣字點綴故兩句似全而實未了

似實而卻虛以其推說在下也

有謂心廣體胖仰心正身修君子必正其心必修其身

故不敢不誠其意先生曰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

不過反覆形容一箇意誠景象耳若論誠意功效則

直至平天下絜矩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身心關

係哉況廣字與正字胖字與修字俱貼合不上正爲

廣胖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效驗極頭實地故章

句或問及先儒皆未嘗牽引也

心廣體胖或問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

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則帶講固無礙也

必誠其意句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有謂末二節是懼之以可畏歆之以可慕傳者示人自修之意甚切先生曰聖賢有此權術作用耶蓋二氏教人之法耳天堂地獄宗門人使不然之豈足以誘學者耶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在字是正心工夫是好字眼與上有所不同人要牽合有所謂有在故不在先說壞了在字辨色別聲食味人之所以生不是不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原以此三者責重心正人每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旣屬添出

倒說又說壞了視聽食